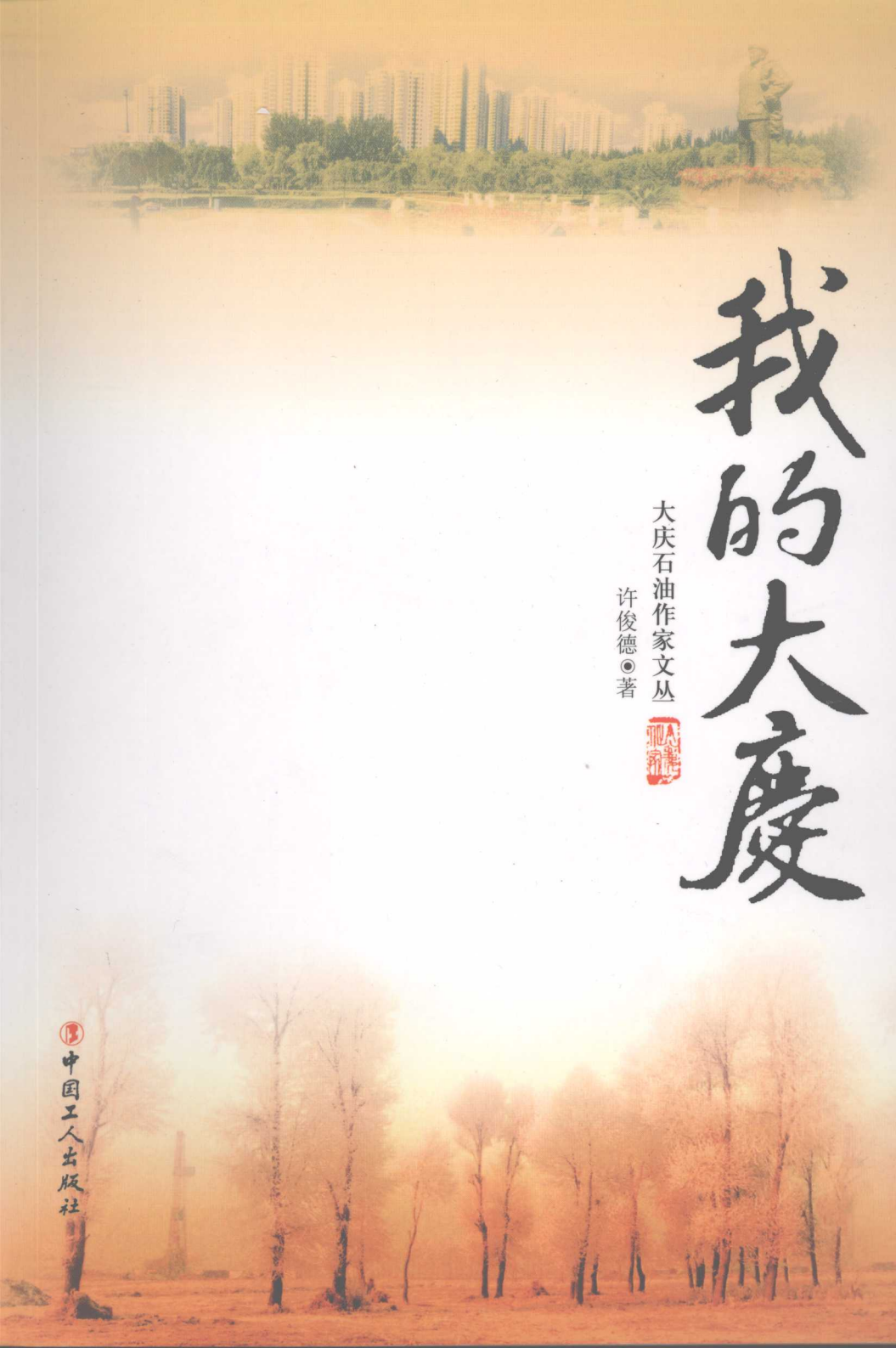


The background of the book cover is a composite image. The top portion shows a city skyline with several high-rise apartment buildings under a hazy, orange-tinted sky. In the foreground of this top section, there is a green park area with trees and a large, dark statue of a person standing on a pedestal. The bottom portion of the cover features a misty, orange-hued landscape with a line of bare trees in the foreground and a faint industrial structure, possibly an oil pumpjack, in the distance.

我的大庆

大庆石油作家文丛

许俊德◎著



中国工人出版社

我的大庆

WO DE DA QING

大庆石油作家文丛

许俊德◎著



中国工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的大庆/许俊德著. —北京: 中国工人出版社,
2008. 7

(大庆石油作家文丛)

ISBN 978 - 7 - 5008 - 4095 - 4

I. 我… II. 许…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53796 号

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

地 址: 北京鼓楼外大街 45 号

邮 编: 100011

电 话: (010) 62350006 (总编室)

(010) 62379038 (编辑室)

发行热线: (010) 62045450 62005042 (传真)

网 址: <http://www.wp-china.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密东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8 年 7 月第 1 版 200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字 数: 237 千字

印 张: 9.25

定 价: 200.00 元 (共 10 分册)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 第一辑 家在大庆 / 1

- | | |
|---------------|------------|
| 少年红二站 / 2 | 告别南知青 / 7 |
| 实习簸箕山 / 10 | 难忘高台子 / 13 |
| 向往萨尔图 / 18 | 感受让胡路 / 21 |
| 不远处,有条林带 / 24 | 大水之年 / 26 |
| 女孩辉宇 / 35 | 师傅 / 37 |
| 地震“光临”大庆 / 40 | 油城八月雨 / 44 |

● 第二辑 品读大庆 / 47

品读大庆 / 48

- 一、石油重镇 / 51
- 二、战斗的姿态 / 67
- 三、和平年代的一场政治、经济战 / 74
- 四、特有的政治品格 / 79
- 五、逐油而迁的部族 / 81
- 六、油田与城市 / 89
- 七、单位情结和身份感 / 93
- 八、从计划到市场 / 101
- 九、机遇——未来 / 108

● 第三辑 为了大庆 / 121

追寻——电视文献纪录片《铁人王进喜》外出采访拍摄日记选 / 122

● 附录： / 250

西部的诱惑 / 250

我认识的导演王驰涛 / 275

大庆石油作家文丛

第一辑

家 在 大 庆



少年红二站



我喜欢把要述说的故事放到很远的一个地方，让它和我保持一定的距离。这样我就能很清晰地感受到它朦胧的魅力。在很远的地方，它吸引着我。我的记忆像一条船，在时间的河流里航行。我听到了字里行间流动着潺潺水声。

红二站就是这样，它就在我少年时代的一个地方等待着我。

红二站是一个职工集中的生活区、油田工业的后方，农业是它基本的特征，所以它更像一个村庄。红二站的家属管理站，就像当年公社的生产队，管理着上百亩的耕地。玉米的长势像蓬勃的夏天，火一样热烈。我的整个少年时代都是在那里度过的。20世纪70年代，那个地方很热闹。那里有大庆油田油建指挥部十一中队。年节时，油建职工文艺宣传队在十一中队的大食堂演节目，红二站的大人孩子蜂拥着争相观看，大食堂里挤满了人。当时没有更多的文艺活动，这类演出备受欢迎。

从红二站公交车站牌处拐下公路，就可以看见远处那一排排、一栋栋整齐的干打垒房子，它们构成了20世纪70年代大庆油区所有新村的特点。每栋房子的结构、布局都是一样的。进屋是半间厨房，锅灶连着火墙。一个大屋一个小屋，小屋是卧室，大屋一般是卧室兼客厅。家家门前都有一个冬天储存白菜、土豆的菜窖。

每栋房子住两家。我家在靠路边的那栋房子的二号门。房



子的门是木头的，外面包了一层毛毡，毛毡外面钉了层油毡纸，又保暖又防雨。家门前有两棵杨树，树脚下是菜窖的口，用一个木制的盖子盖着。

我家房后是锅炉房，高高的烟囱耸立着。每到冬天，锅炉房排出的废水流淌到不远处的荒原上，慢慢形成一个很大的滑冰场。我们这些孩子兴高采烈地拿着自制的各种样式的冰车去滑冰。

红二站下边有几个生产队，我的母亲在其中的一个生产队从事农业生产。生产队有好几栋大棚，冬天，大棚里春意盎然，家属们栽种的小白菜、葱、菠菜、黄瓜等蔬菜茂盛地生长着。

在我的记忆里，邻居王伯伯夫妇是双职工，他们有两个孩子，生活条件比我们家要好许多。王伯伯的两个儿子是我要好的伙伴，我常常看见他们吃着一种叫光头饼的饼干，非常羡慕。

在我少年的印象里，红二站很大，我始终没有走出它的方圆，没有走出它的视野。最远不过是到附近的树林中用弹弓打鸟或者到不远处的草地上割猪草。这些经历里，常常回荡着我少年伙伴的说笑声，比如阿昌、小东。

夏季的一天，母亲下班回家，发现家中唯一的那个木箱子的锁被撬掉了，家里仅有的20元钱和爸爸的一个墨镜不见了。查看现场，发现小偷是从窗户进来的。窗户没有护栏，其中一块玻璃是拼成的，可以用手慢慢抠掉，把手伸进去打开插销。窗户外面有脚印，左邻右舍的孩子都过来看，把现场给破坏了。妈妈首先怀疑和我要好的同学阿昌，因为阿昌经常来我家玩。妈妈回忆说，有一次她開箱子时，阿昌就在跟前。

阿昌再来我家，妈妈就话里话外的说起此事。阿昌听出我妈怀疑他，有一次就对我妈说，姨，你是不是怀疑我偷了你家的钱？妈妈很难堪，为了面子就和阿昌吵了起来。阿昌生气了，再也不来我家。

后来，红二站的商店也发生了偷窃案件，派出所终于抓获

了那个人，确实是我们班的学生，但不是阿昌，是阿军。红二站的几起偷窃案件都是他一人所为。我家的20元钱和爸爸的墨镜都物归原主。妈妈对阿昌深感歉意。

那时候上学总有劳动伴随着。寒暑假，学校总要给学生留点劳动方面的作业。比如冬天要求每个学生捡多少斤牛粪交给学校，夏天打多少斤羊草交给学校。此外，平时还要给学校的土豆地除草，收土豆时也要和教师一起干。繁重的劳动作业，逼得我们不得不想别的办法。

有一年寒假，学校给每个学生下达完成80斤粪的任务，我和阿昌在大雪覆盖的荒原上转了一天也没捡几块冻牛粪。我犯愁80斤的粪怎么完成。晚上，小东来找我，问我白天干什么去了。我说和阿昌捡粪没捡到多少。他说，还用那样吗！晚上你跟我出去，我已经踩好点了。

小东是我的下届学生，因为是老乡，我们很自然地玩到一起。我们一起干过许多淘气的事。他悄悄对我说，管理站牛圈里的牛，白天拉的粪，晚上就冻得硬邦邦的，用手一抠就掉。我兴奋得很，恨不得天赶快黑下来。晚饭后，我和小东各拉一个大冰车，冰车上绑着大粪筐，像鬼子偷地雷似地出发了。四周很静，但我的耳边好像响起了电影中鬼子进村时的音乐。

红二站的广场上冬天堆了一个很大的粪堆，粪堆下面埋着两根粗铁管子，里面的天然气火昼夜燃烧着给粪堆加热，使之发酵，春天好用。粪堆旁的一根电线杆上亮着一盏大水银灯，没有人敢去粪堆偷粪。灯光也照到了不远处的牛圈，但牛圈的墙把灯光给挡在外面了。我们把冰车放在牛圈外。小东说，咱俩一个在外面，一个在里面。他先跳了进去。他在里面把冻在地上的牛粪抠下来递给我，我接过来装进筐里。很快两个筐就满了。我们拉着冰车回家，卸下后，又来一趟。两天时间，我们就完成了交粪任务。

小东聪明又淘气，刚到红二站的那个冬天，是他教会了我



滑冰车，教会了我制作冰车。

在冰场，我和小东遇见了邻居杜彬。杜彬的爸爸是家属管理站赶马车的，他母亲身体不好，在家待着。他的两个姐姐都上班了。杜彬和小东是一届生，但不一个班。小东看不上他，滑冰时故意撞他，杜彬吓得躲开了。

其实我不喜欢小东这一套。好多年龄大点的学生都有这仗势欺人的毛病。

第二天晚上，妈妈突然劈头盖脸地教训我，以后不要惹事。尤其是和邻居处好关系。我说，我没有惹事啊。妈妈说，你昨天滑冰时是不是跟杜彬吵架了。我说，都是小东的事，与我一点关系没有。妈妈说，因为你是和小东在一起，你们是一伙的。我知道我说服不了妈妈。我就问是谁告诉她的，她说，是碰见了杜彬的妈妈。

我很生气，杜彬的妈妈怎么不去找小东，她一定是不敢。小东能把她骂得狗血喷头。我把这事跟小东说了，小东说不用理她。

几天后，我放学回来，杜彬的妈在外面站着，看见我，她就故意大声骂道：哪个王八羔子把我家自行车给扎了！我一看杜彬他妈那刁样，就不像好人。自行车被扎了，活该。我像没看见她似的进了屋。后来妈妈回来了，杜彬的母亲还在外面骂。妈妈也感到不自在，进屋就问我，是你扎的吗。我发誓说不是。

但杜彬家的人一直怀疑是我和小东干的。杜彬的两个姐姐用瞧不起的眼光看我们。

后来，小东承认，杜彬家的自行车是他扎的。我说你可把我坑苦了。后来，小东还向我透露，他喜欢杜彬的二姐，他说杜彬的二姐虽然个子矮点，但长得小巧玲珑。不过，杜彬的二姐从不正眼看他。小东说，她瞧不上我，我就让她家的自行车漏气。有一年夏天，小东用弹弓把杜彬家的大酱缸给打了个小眼，大酱淌了一地，杜彬的妈气得不得了。她终于知道了是小

东干的，就告到了小东的爸爸那儿，小东最怕的就是爸爸。他爸把他一顿狠揍，他疼得边哭边骂：杜彬，我操你姐姐，操你二姐……

多少年后，我想，那时我们这个年龄的学生已经有了最初的性意识。

1976年，周恩来和毛泽东先后逝世，红二站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中。管理站电线杆上的大喇叭播放着沉痛的哀乐，许多家属、孩子聚集在广场上痛哭流涕。我代表八中的学生去展览馆参加毛泽东的追悼会，我的心情很沉痛。十月，“四人帮”被打倒，整个红二站又沸腾了，家属、孩子敲锣打鼓绕着有一个大粪堆的广场欢呼庆祝。

夏天，红二站广场上的粪堆消失了，广场被打扫得干干净净，电影都是在那放映的。每次放电影，我们特高兴，早早去占地方。

那年夏天我们高中毕业，老师动员我们参加高考，老师说，现在恢复高考了，国家缺人才，多好的机会啊。我们班50名学生只有六人报名，一个也没考上。我们都去了知青点，边劳动边等待招工的机会。从此以后，我每周的周末才回一次红二站。第二年，我考上了油田南部的一个采油技校，离红二站越来越远了。技校毕业后被分到油田更南的高台子，回一次家很不容易。每次到家，红二站已是万家灯火。

1978年，大庆油田开始盖楼，职工陆续搬入新居。红二站没有楼，因为地下面有油，地面要服从地下。之后红二站的居民逐渐减少，干打垒的土房慢慢消失了。20年后的一天，为了写一篇红二站的文章，我一个人开车去了趟红二站。竟然找到两栋干打垒的土房，里面住着外来的流动人口。一条柏油马路的两侧盖了50多栋红砖的平房。因为是冬天，很少见到人影。我的车一直开进一个二层楼的小院，大门上挂着单位的牌匾：大庆油田油建公司农工商红二站家属管理站。当年的锅炉房还



在。我的车绕着红二站转了一大圈，我看到的是收割后的玉米地里，散布着一个一个的抽油机和泵站；也看到一个小酒厂和肥牛坊，大概这就是管理站的多种经营了。我没有找到当年的十一中队，却看到油建公司第七分公司下属的一个队的队部设在那。

当年热闹的人气不见了。在红二站两侧的不远处，是采油六厂和红卫星密集的住宅楼，它们让我看到的是油田工业社会的一面，以及社会变化的影子。

红二站，夹在它们中间，我的车稍快些，它就一闪而过。如果是夏天，红二站就淹没在一望无际的绿色里。

记忆，都是在最隐秘的地方，只有寻找，才能显现。红二站就是这样。

告别南知青



南知青是大庆油田的青年点之一。油田各青年点主要从事农副业生产。那时候，油田各指挥部都有自己的青年点，各指挥部的职工子女高中毕业后就到青年点劳动锻炼，并等待油田招工的机会。

南知青是建材指挥部的青年点，位于建材指挥部之南，故名南知青。

高中毕业到南知青那一年我16岁，个头不到一米六，说话还是孩子腔。走出校门的我顿感浑身轻松，再也没有学习的压力了。但由于我个头太小，力气小，天天干活感觉累。掰包米

时，那长长的垄怎么都走不到头。包米叶子刺得胳膊火辣辣的。别人把一垄的包米都掰完了，我负责的那垄还看不到头。

粮食收到场院，晚上要在场院轮流值夜。我们在一个大麦秸垛上掏出一个大洞，值夜时就住在里面。值夜是不允许睡觉的，必须盯住场院中的粮食堆。有一天夜里，我熬不住，就睡着了。半夜，被指导员叫醒：“粮食丢了！”我吓得睡意全无，急忙钻出去。见粮食还在，就说：“指导员，你别吓唬我啊！”

指导员说：“还困吗？”

我说：“不困了。”

“当你困得想睡觉时，就想想粮食丢了，就不困了。”

估计领导挺可怜我人小，第二天就让我到猪场报到，当了猪倌儿。猪场共四个人，两位三十多岁的工人，两名学徒工。除了我之外，另一名学徒工叫小钟。

猪场养了两大圈大大小小的猪。猪们在圈里不停地叫唤着，像一群淘气的孩子，一看见我们，就抬起头张嘴要食。我们的任务就是喂饱它们。

每天上午，我和小钟推着空空的车子去酒厂拉酒糟，两位师傅跟在我们身后。从猪场往酒厂去，是一条轧得很硬的土路，有的地方被师傅们垫了砖头。我们推着空车去，回来时装满了酒糟，就由师傅推。

酒厂离猪场不远。进了酒厂的院子就闻到浓郁的酒香。

走进酿酒车间，就看见一个高高的大蒸笼，四周冒着热气。刚出锅的酒糟热气腾腾，香味扑鼻，让人陶醉。我喝酒过敏，但特别喜欢闻冒着热气的酒糟的味道。

酒从一个小细管里流出来时也是热的，两位师傅就蹲到酒管旁，用一个瓢接酒慢慢品尝。师傅们说，刚流出来的酒叫酒头，比以后流出来的酒度数高。有一次，两位师傅竟然品尝多了，回到猪场就呼呼大睡。

我们把酒糟拉回猪场，放到每个猪槽里，大猪、小猪们抢



着吃，吃得很香。我们完成任务后，就在屋里打扑克。我感觉这日子挺好，比掰包米轻松多了。

遇见好的天气，我们也把几十头猪放出圈，让它们到附近的草地上散心。猪场的四周是草原和林带。猪们一般不会往远跑。

都说人饱暖思淫欲，猪也那样。饱食后的猪，不分大小，就在众目睽睽之下要流氓。

记忆中的南知青坐落在一片密林中。当时住帐篷，大通铺，晚上睡觉时，人挨人。地中央是一个很长的烧油取暖的粗铁管子。早上，年轻人嗜睡不愿意起床。队长进屋放开嗓子喊，或者敲击取暖管线，我们才不得不爬起来。帐篷外瞬间站满了洗脸刷牙的青年人。

在记忆里，早餐始终是玉米面糊糊和玉米面窝头，一块5分钱的豆腐乳。中午饭不到，胃肠便感到饥饿。

在青年点，有一批年龄比我们大的伊春合同工。其中一位姓李的大姐在食堂做饭，她很善良，见我和羊倌儿年龄小，就认我们做干弟弟，我们每次见面叫她“姐”时，她特别高兴。她给我俩打饭时，量会给得多些。食堂喂养了一群鹅，一次我们到食堂看望李姐时，到鹅圈里偷着捡拾两枚蛋。把鹅蛋放进一个铁皮水桶，到茶炉房用开水烫，烫几遍，以为熟了，打开蛋壳，只熟了一层，无法吃。李姐知道了，就埋怨我们笨。后来她偷着给我们煮了两个，并说：“尝尝就行了，下不为例。”还说，“鹅蛋不腌不好吃。”

那年冬天，伊春合同工合同期满要返回伊春。李姐很想留下来，她觉得大庆这地方挺好，生活稳定。他们是坐青年点的解放牌卡车去火车站的，那时候也没有别的车。李姐上车的时候心里挺难过的，她朝我们挥挥手就转过身去了。

那年冬天，青年点的领导给我们召开大会，传达上级文件，说是油田各指挥部都要成立技工学校了，要我们年轻人好好复习

复习，准备参加考试。青年点领导还专门请来老师，晚上在大食堂给我们辅导《语文》、《数学》、《物理》、《化学》和石油知识。

其实从走进青年点那天起，我就以为以后再也不用上学了，没想到还要让我们考技校。每天晚上，领导都在食堂点名，要求我们必须去听课。但我实在听不进去，因为听不懂。

技校录取分数很低，大部分都考上了。我被一所采油技校录取了。

年节前录取通知书下来了，拿到通知书的人兴高采烈。临近春节时，青年点会餐。食堂杀了几头我们养的肥猪和羊。同事就开玩笑地问我和羊倌儿，杀你们的猪和羊，你们不心疼吗？我说，不是我们的，是青年点的。

30年过去了，我竟然找不到南知青的位置了。父亲说，就在独立屯那个地方。我找不到独立屯，只看到那个地方崛起一大片楼房。新楼连成片，人们叫它东湖小区、银亿阳光城、丽水华城……

实习簸箕山



簸箕山不是山，它是我生命旅途中的一个高岗。当我和同学们走上那片高岗的时候，我发现远处的旷野、近处的村庄都在我的视野中。我似乎明白了这个名字对于我所处的位置的意义。

20世纪80年代末的一个盛夏，我们十几名技校实习生来到了簸箕山的那个“山岗”。采油七区一队四合院的队部就设在



“山岗”上面。男生住在西厢房中的一个临时腾出的会议室里。会议室的墙上挂满了这个采油小队成立以来获得的各种先进荣誉的奖状和锦旗。女同学分住在对面东厢房的两间屋子。透过玻璃可以看到窗里女同学朦胧的身影。

小队院子后面是养鱼塘。淘气的田力同学去街里买来鱼钩和竿，晚上就领着我们去鱼塘钓鱼。由于放养的时间短，鱼都还没有长大。第二天早上，指导员和队长在我们宿舍的撮子里发现了鱼鳞，问我们是不是钓鱼了。大家用沉默来承认。指导员说，鱼还没长大，你们就钓上来，是不是败家啊！问我们谁带的头。大家把目光投向田力。

我们来小队实习参加的第一个大会，是由田力做检查的会。

队领导一直让我们上大班，打杂。收土豆、白菜，盖塑料大棚，拉过冬防保温物资等，全是体力活。那时候，国家仍然处于物资短缺时代，油田生活仍然很艰苦，各采油队不但要管好生产，还要自己种菜搞副业，保证职工生活。由于小队职工少，人力不足，工作确实紧张。我们实习生的到来，无疑给小队增加了有生力量，但我们当时并不理解小队的难处，更不懂得为小队分忧。

一天，队长让我们男生去物资仓库拉冬天给油管线保温用的玻璃丝棉被，因为玻璃丝棉扎手，黏在皮肤上刺痒，拉回一车后大家就受不了了，田力、大李说：“这活哪是人干的！这不是拿我们当苦力吗？这么下去能学到什么技术啊！”大家商量后说：“我们罢工，不干了，回家休息。”中途，大家一起跳车逃离。我回家后，休息了几天，无所事事，心里空虚，就去了同学阿新家。阿新告诉我说，他已经上班，被分配到井组倒班。还说：“那天的事儿，让队领导很生气，说咱们不听话，以后不管咱们了。”并认真的告诉我说：“来年开学返校，小队还要给咱们做鉴定呢。”于是我也返回小队，队长把我也安排到一个井组跟着三班倒。

从那以后，终于体会到采油工的辛苦。每天开两个会，早上上班前会，晚上上班后会，各井组汇报所管辖的油水井的生产情况。每班都要取油样，巡井检查，打扫井场卫生。记忆最深的是夜班，在一个狭小的井口房里坐着，定时观察油温、油压，填写报表，沉重的困意不时袭来，让人难熬。那时候，油井的流程不像现在这样，一个计量间带几口井，而且不用值夜班，只有联合站才有夜班工人值守。那时候每口油井都有一个水套炉，每天都要检查里面的循环水够不够，要注意火别太大，也别太小，更不要熄灭。我所在的那个井组，管理着11口油井，其中一口油井的水套炉漏水，需要天天加水。由于没有水管线，就天天提着水桶到附近的一个水泡子拎水，感到特别累。

田力后来也回队了，队长也把他分配到一个井组，但他三天打鱼，两天晒网。那时候，小青年中比较实行戴军帽、穿军大衣。一天，公安局的一辆吉普车开到小队，停在我们宿舍外。两名警察进屋后，来到田力的床前，把床下的几块红砖起出来，从下边取出一把很长的刺刀，惊得我们目瞪口呆。警察告诉我们，前天田力在车站抢别人的军帽，而且用这把刺刀把人刺伤。田力已被拘留。指导员生气地说：“这孩子，一点不听话，我就感到他早晚要惹事！”

采油七区二队在簸箕山公路西边，我们两个队的实习生经常互相串门。一天，同学晓杰从七区二队回来，带回一封男同学阿涛写给女同学小兰的信。信是封着的，晓杰神秘地告诉我们，是求爱信。因为阿涛跟他说了，特别喜欢小兰。小兰苗条、个高，皮肤又白。晓杰不想捎信，让阿涛自己送。阿涛说，自己送，万一小兰给回绝了，特没面子。晓杰去女宿舍送信，小兰没收，说你拿回去吧，我不想看。晓杰尴尬地说，你总不能让我大老远的再送回去吧。小兰说，那我不管。

我也经常去簸箕山公路西边的七区二队找同学庆福，我们一起去簸箕山邮电局买《诗刊》、《人民文学》等杂志。打倒